

国外文学



北京大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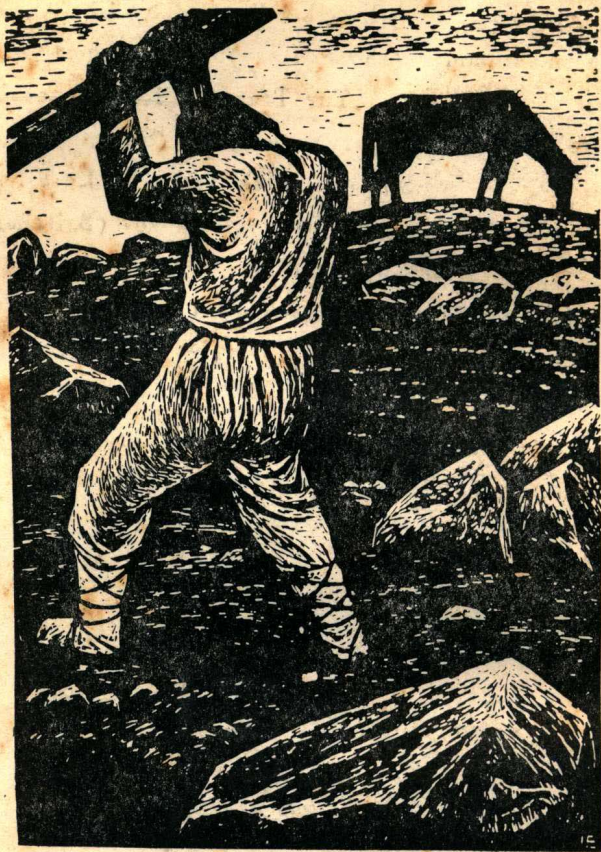
1985

国外文学

GUO WAI WEN XUE



北京大学出版社



〔苏〕埃尔玛：《真理与权利》

国外文学

一九八五年第一期（总第十七期）

编辑者 北 京 大 学

印刷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国外文学》编辑部

发行处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出版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国外发行 中国国际书店

北京市期刊登记证号 197 统一书号 17209·15-1 定价1.00元

1985年第1期

国 外 文 学

(总第17期)

目 录

- 苏联马雅可夫斯基评论的历史和现状……岳凤麟 陈守成 (1)
- 浅谈中西古典爱情诗的不同……冯国忠 (14)
- 从自然景物的描写看《还乡》……陈 纳 (30)
- 米斯特拉尔和她的抒情诗……赵振江 (45)
- 讲故事的大师——福克纳……陶 洁译 (63)
- 斯里兰卡文学介绍……邓殿臣 (80)
- 戴克尔是怎样写《马格斯·哈佛拉尔传》的……
……〔荷兰〕赫·特尔默郝逊(114)
居三元译
- 《父与子》漫笔……魏荒弩(123)
- 诺维科夫与程颐和雍正的两篇俄文译文……宋昌中(127)
- 青年一代(中篇小说,续完)……〔苏〕叶夫图申科(134)
王洪海译 李济生校
- 锤子大叔(短篇小说)……〔印尼〕普·阿·杜尔(162)
孔远志译
- 扳道工(短篇小说)……〔苏〕绥拉菲摩维奇(188)
陆嘉玉译
- 五十英镑(短篇小说)……〔英〕A.E.科帕德(203)
陈云程译
- 等待(短篇小说)……〔印度〕西·辛哈(220)
王晓丹译 薛克翘校
- 锡隆的囚徒(诗歌)……〔英〕乔治·戈登·拜伦(229)
赵澧译
- 瓦雷里诗五首……陈力川译(245)
- 叶芝早期诗五首……付 浩译(255)

苏联马雅可夫斯基评论的历史与现状

岳凤麟 陈守成

马雅可夫斯基是苏联社会主义诗歌的主要奠基人，也是深受我国读者喜爱的诗人。从他1912年首次发表诗作到现在已经七十多年了。在这七十多年中，苏联评论界对他创作的评论和研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里程，百家迭起，竞相争鸣，论点不一，各有千秋。其中的经验教训，是非得失，很有必要加以认真的总结。

七十多年来，苏联对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评论和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或三个时期）。第一阶段——从1912年诗人开始发表诗作起到三十年代中期；第二阶段——从三十年代中期到五十年代中后期；第三阶段——从六十年代初到现在。第一阶段评论的中心，主要围绕着如何评价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意义，如何认识他的历史地位。第二阶段评论工作的重点在于如何学习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传统，如何继承他的诗歌遗产。第三阶段的评论工作向着广阔和纵深两个方面发展，逐步趋向更加实事求是地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生平和创作。

下面试将各阶段的情况，作一概括的介绍和评述：

（一）一代诗杰 百家评说

1893年马雅可夫斯基生于格鲁吉亚巴格达吉村。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革命。在革命浪潮中，年幼的马雅可夫斯基接受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和战斗洗礼，1908年初，年仅十五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便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现实的斗争进一步锤炼了马雅可夫斯基。后来，马雅可夫斯基曾三次被捕入狱，但第三次出狱后，他却陷入了“所谓进退两难”的“不安的心情”之中。他一

心想“搞社会主义艺术”，错误地把党的工作与艺术创作对立起来，以至脱离了党的组织。1911年，马雅可夫斯基考入了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校，在那里，他结识了未来派诗人和理论家大卫·布尔柳克，参加了他们的活动。1912年在未来派的诗集《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上发表自己的诗作《夜》，并在俄国未来派第一个宣言上签字。从此，他步入了俄国的诗坛。

年轻的诗人体格魁梧，精力旺盛，热情好斗。他愤世嫉俗，鄙视传统，大叫大喊，标新立异。他的诗歌创作一开始就受到社会的瞩目，引起不同的反响，毁誉交加，众说纷纭。旧制度的卫道士极力抨击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对社会现实强烈不满的政治倾向，未来派及其他“为艺术而艺术”论者执意推崇、怂恿诗人的形式主义的实验。这些人不论反对也罢，赞赏也罢，实际上是总想使诗人背离革命的方向。唯独新兴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给予诗人积极的健康的影响。革命文学的伟大旗手高尔基独具慧眼，肯定了马雅可夫斯基作为大诗人的艺术才华，否定了俄国的未来主义及其虚无主义弊端，力图拨正诗人前进的航程。

十月革命以后，情况有了根本的变化。马雅可夫斯基欢呼、拥护苏维埃政权，他把伟大的十月革命亲切地称为“我的革命”。但是，十月革命后直至三十年代初，总的说来，革命的苏维埃文学尚处于逐步形成和确立的时期。从客观条件看，新旧历史交替，阶级斗争异常尖锐，社会思潮变化多端，文学流派斑杂纷呈。而马雅可夫斯基创作本身也瑕瑜互见，有一个不断探索、不断实践的发展过程。应该说，马雅可夫斯基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诗歌是在激烈的斗争，艰辛的追求中形成的。资产阶级骚人墨客攻击他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时代结合，诋毁他讨好新的主人和新的群众。而“左”的思想和宗派习气严重的人则动辄挥舞棍棒、贬低或抹煞诗人创作的革新意义。例如，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加入了“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简称），但“拉普”的某些领导人仍把他视为外人，二十年代一些流行的

文学专著也往往把马雅可夫斯基归入“同路人”作家之列，由此可见一斑。

十月革命后给马雅可夫斯基正确评价并对他的成长起重要作用的是以卢那察尔斯基为代表的广大评论工作者和革命群众。卢那察尔斯基，作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和苏联文艺界的卓越领导人，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思想和艺术曾多次发表过具有远见卓识的精辟言论。1920年7月，他称赞马雅可夫斯基，“这是俄罗斯的伟大天才人物之一。他不仅在知识分子阶层，而且在无产者阶层，都有广泛的崇拜者（整整一批无产阶级诗人都是他的学生，而且十分明显地在仿效他）……”。^①卢那察尔斯基在培养、扶植、指导马雅可夫斯基方面倾注了心血，他的劳绩是大家所公认的。革命导师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既有尖锐的告诫，也有热情的鼓励。列宁与卢那察尔斯基都肯定马雅可夫斯基为革命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也都批评诗人所受的未来主义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卢那察尔斯基最初对未来主义采取宽容的态度，后来作了改正，而列宁对未来主义则“一般来说持否定态度。”（卢那察尔斯基语）。据高尔基回忆，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是“不信任的，甚至对他感到气愤。”^②1921年5月，列宁对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一亿五千万》提出了相当严厉的批评。但是到1922年3月，当他在《消息报》上谈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开会谜》时，很快对这诗的政治思想作出了高度的评价。他指出：“在政治方面我敢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③而且满怀喜悦地赞许“从政治和行政的观点来看，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④“列宁和马雅可夫斯基”这是个重要的艺术课题，有待于评论界作进一步的研究探讨。

① 《马雅可夫斯基全集》1939年版，第3卷、第451页。

② 《高尔基全集》1952年版，第17卷、第45页。

③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33卷、第197页。

④ 同上。

1930年4月14日，马雅可夫斯基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巨星陨落，不仅使苏联文艺界蒙受重大的损失，而且使如何评价马雅可夫斯基变得更加复杂起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斯大林同志于1935年12月17日在《真理报》上发表了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著名评语：“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们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对纪念他的事情不关心，对他的作品的不关心都是错误的。”斯大林的这些话肯定了马雅可夫斯基在苏联诗歌史上的重要地位，对马雅可夫斯基评论起到了廓清迷雾、指明方向的作用。

（二）学习继承 亦费周折

在斯大林评语的指引下，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评论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党和政府的关怀和重视为学习和继承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遗产提供了巨大的可能，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1935年12月，苏联中央执委会决定出版马雅可夫斯基十二卷作品全集，由H·阿谢耶夫，B·彼尔卓夫，Л·马雅可夫斯卡娅，M·谢列勃良斯基等人主编，并决定把莫斯科胜利广场改称为马雅可夫斯基广场。苏联人民委员会还通过了“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文学遗产”的决议，“鉴于马雅可夫斯基著作的特殊意义，苏联人民委员会宣布，诗人的著作是国家的财产，决定把诗人文学遗产的保管工作和研究文献集中在国家博物馆，不久之后，根据莫斯科市苏维埃的决议，在马雅可夫斯基住过的寓所建立马雅可夫斯基纪念馆。从此，这里就成了诗人创作的研究中心。

这一阶段的评论，总的精神在于如何学习马雅可夫斯基的革命传统和继承他的艺术遗产。工作方面有如下一些特点：

（1）从指导思想来看，以斯大林同志的总结性的评语为指针，研究、学习马雅可夫斯基，从各个方面阐明他创作的意义及其所产生的广泛深远的影响。有些评论家还回顾过去，自我剖析，说明自己原先对他创作的时代意义或历史贡献认识不足。如著名

作家法捷耶夫（二十年代后期他是“拉普”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关于长诗《好！》的重新评价，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发人深思。法捷耶夫于1947年写道：“我记得十月革命十周年（今天我们正在准备纪念三十周年了）时，马雅可夫斯基请了几位文学家到自己家里，他第一次朗诵《好！》的情景。应该承认，连我们这些从民主主义的下层出身的人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苏联文学的前导者的人们，也不是立刻懂得了这部长诗的伟大意义的。我们是从狭隘的文学观点来看待它，那时我们不喜欢它的政治宣言味道，……现在过了二十年。这部长诗的声音显得更响亮了，其中诗人预先为它们表示了欣喜的许多东西，现在都成了事实。长诗《好！》确实是一部预言性的长诗。”^①

(2)从活动方式来看，方式多样，规模空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这一年是诗人逝世十周年，也是研究评论马雅可夫斯基生平与创作的丰收年。苏联人民纪念马雅可夫斯基，其隆重热烈的程度，远远超过纪念一般作家、艺术家，若与马雅可夫斯基在世时举行“二十年创作展览会”的活动相比，显然不能同日而语。同年10月，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加里宁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称马雅可夫斯基是“为苏联人民服务的卓越的榜样，”“他不仅极力使自己作品的内容，而且也使它的形式适合革命人民的要求，”“因此，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这样说，他的作品是人类关系发生变革的伟大时代的产物”^②这段评语言简意赅，语重千钧，对马雅可夫斯基作出了新的崇高的评价。

(3)从研究成果来看，由于评论家和学者的共同努力，评述马雅可夫斯基的论著一批又一批相继问世。这些著作不仅包括总论马雅可夫斯基的生平和创作的，还有分别阐述马雅可夫斯基的

① 《法捷耶夫五卷集》，国家文艺出版社，1960年第4卷，第465页。

② 加里宁：《论共产主义教育》，俄文版，青年近卫军出版，1949年，第69—90页。

各个方面、各类体裁作品的，也有专门分析马雅可夫斯基代表作品的。如1940年科学院出版的由彼尔卓夫、谢列勃良斯基主编的《马雅可夫斯基资料与研究》文集，迪姆希茨、采赫诺维采尔主编的《符拉季米尔·马雅可夫斯基》文集，1941年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季莫菲耶夫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学》等等。尽管这些论著的水平不一，有的甚至还引起了不同意见的纷争，但琳琅满目，相当可观。

凡此种种可以表明，马雅可夫斯基的评论研究工作已经呈现出新的局面。但这一切并不意味着发展道路径直平坦、一帆风顺。事实上，在新形势下又产生了新的问题、新的矛盾。1953年1月，苏联作家协会召开了关于研究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讨论会，苏联许多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知名专家和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在一些问题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由作家协会副秘书长K·西蒙诺夫作了题为《关于研究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若干基本问题》的报告。这篇报告全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着重阐明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基本特征及其创作道路的分期问题。第二部分指出了研究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存在的问题和错误倾向。第三部分论述了如何继承和发展马雅可夫斯基的传统问题。西蒙诺夫在报告中列举了马雅可夫斯基研究工作中出现的不良倾向，如藉口“捍卫”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有意无意地用主观的表爱或吹捧之词来代替客观的认真的研究；用宗派主义、门户偏见进行无原则的纠纷和攻讦；把学习马雅可夫斯基理解为“必须逐字逐句地模仿马雅可夫斯基的形式”等等。这些问题，实质上涉及到应该如何继承和发扬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传统等原则问题。这次会议是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研究史上的重要事件。

总之，这一阶段的评论工作，在联共党的领导下取得了无容置疑的巨大成绩，不过，也应该指出存在着不少问题。肯定马雅可夫斯基是“苏维埃时代最优秀的最有才华的诗人”，但不应迴避或掩盖他创作道路的复杂和矛盾；确认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思

想内容和社会意义，但不能忽视对他的诗歌艺术的形式技巧进行深入的分析；肯定马雅可夫斯基创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但必须对他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他在文学发展中的历史联系、他和同时代人的创作关系……等进行实事求是的全面的。研究。斯大林同志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评语不应代替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的各个方面开展具体的创造性的研究。一句话，对斯大林的评语不应作简单的、教条主义的理解。当然，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它与这个时期苏联社会生活中存在的个人崇拜现象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

（三）实事求是 逐步深入

大家知道，五十年代初起，苏联社会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学术界文艺界冲破了教条主义和“左”的束缚，各种思潮起伏动荡，评论界也呈现出活跃的景象。这时，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评论工作也显露出一些新的动向。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起到现在，这种新的变化基本上可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进一步趋向实事求是，二是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领域日益扩大，三是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方法逐步更新。这三方面的变化推进和加深了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认识。

（1）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进一步趋向实事求是。上面已经谈到，1935年斯大林同志的评语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评论工作产生了难以估量的推动作用，但后来又出现了新的问题。帕佩尔内公正地指出：“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一评语产生了积极的后果。但马雅可夫斯基越是被提高到凌驾于我们诗坛之上，人们越是努力在诗人身上寻找简单而直接说明斯大林评语的东西，诗人的形象就显得更加朦胧和抽象。”^①在这期间，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研究中存在的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突出地反映在自觉不自觉地粉饰

^① 兹·帕佩尔内：《马雅可夫斯基在今天》，见《最困难的》第7—8页，1963年，

了马雅可夫斯基创作道路，掩盖了它的复杂性，人为地限制了马雅可夫斯基研究的范围，在研究方法上往往把思想评价和艺术分析割裂开来。五十年代中，马雅可夫斯基的评论工作实际上受到了一次社会检验，打破了过去僵化和半僵化的状态，实事求是的精神得到了加强。

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主要表现在评论界正视了马雅可夫斯基创作道路的复杂性，如马雅可夫斯基与未来主义的问题。克·彼得罗索夫认为：“与研究马雅可夫斯基早期创作有关的、最复杂的也是未最终得到阐明的 问题 之一，就是诗人与未来主义的关系。”^① 首先，未来主义对马雅可夫斯基是否有影响，这种影响又表现在哪里。过去（包括现在）都有人认为未来主义对诗人影响不大，甚至不值得一提，现在很多人认为未来主义对诗人有比较严重的影响。过去有人主张未来主义只对诗人早期有影响，而且仅仅表现在诗人的艺术观点方面，现在很多人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西蒙诺夫说：“应该毫不隐讳地分析未来主义的问题，”“应该直截了当地不仅指出它对马雅可夫斯基是有影响的，而且马雅可夫斯基自己也曾迷恋过未来主义的某些吵吵嚷嚷的形式主义的口号，这在他青年时期的理论见解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在他早期的某些诗作里也同样打上了烙印。”^② 梅特琴柯也写道：“人们往往谈到，马雅可夫斯基有关艺术问题的言论矛盾最大，常常企图在诗人创作和他关于艺术的言论之间划一条明显的鸿沟，事实上它们之间没有鸿沟，有的只是不断互相影响、互相丰富的过程，起决定作用的是艺术实践。”^③ 其次，未来主义对诗人的影响究竟是好还是坏，是积极还是消极。过去在苏联曾有人，现

① 克·彼得罗索夫：《马雅可夫斯基诗歌世界》，见《文学问题》1980年第4期，第240页。

② 康·西蒙诺夫：《关于研究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若干基本问题》，见《文学问题论文集》俄文版，157—168页，1956年。

③ 梅特琴柯：《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1925—1930》，俄文版，第180页，1961年。

在西方仍有许多人，认为未来主义给马雅可夫斯基的是好的、积极的影响。而叶夫根尼·奥谢特罗夫在谈及这一问题时这样写道：“有个时期曾有这样的看法，未来主义给了诗人很多有价值的东西，丰富了他的诗歌技巧，深化了他在艺术形式方面的探索，吸引了他的注意，把语言当作活生生的有机体，推动他大胆地进行实验。现在更通行的是另一见解，其实质是马雅可夫斯基违反自己对未来主义的迷恋，成了革命的伟大诗人、革命歌手……。”^① 彼尔卓夫在其专著《马雅可夫斯基生平和创作》（三卷本，获1973年苏联国家文学奖金）里，对这问题作了更为详尽，更为具体的分析和论述。再则，未来主义对马雅可夫斯基的影响是否仅仅局限在诗人早期（即十月革命前）的创作里，过去很多人正是持这种观点。1954年出版的《苏联大百科全书》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词条可说是这方面的例证，它写道：“1914——1915年标志着诗人组织上脱离了未来主义。”不少评论者认为，诗人在十月革命前很快就摆脱了未来主义。及至1957年《共产党人》杂志第18期公开发表了列宁严厉批评马雅可夫斯基长诗《一亿五千万》的两个便条：一个是给卢那察尔斯基的，另一个是给波克罗夫斯基的。此后，又发表了二十年代苏联国家出版局总编辑梅谢里亚科夫回忆列宁批评《一亿五千万》是“胡闹的共产主义”的谈话。^② 列宁的这些言论破除了马雅可夫斯基于十月革命前就摆脱了未来主义的神话和未来主义与十月革命完全一致的呓语，进一步促使人们实事求是地审视马雅可夫斯基十月革命后的创作。岡察洛夫指出：“研究者们将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分为——革命前；1917——1924年；1925——1930年这三个阶段是言之有理。”他强调：“马雅可夫斯基的美学思想观点特别是1917年——1924

① 叶夫根尼·奥谢特罗夫：《马雅可夫斯基和我们》，见《我们时代的诗歌》，俄文版第61页，1965年。

② 纳乌莫夫：《列宁论马雅可夫斯基》，见《文学遗产》第65卷：《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新材料》。

年间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在政治方面——消除了各种无政府主义因素，而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深刻认识，在文化方面——克服了各种对古典遗产所持的虚无主义态度，弄清了列宁关于‘两种文化’的概念。”^①这就是说，诗人在十月革命后这一阶段，与未来主义的有害影响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搏斗，从而使自己逐步成长起来。我们可以看到，60——80年代初苏联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不仅确认了诗人创作第二阶段的复杂性，而且还进而探索诗人的晚期创作，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矛盾。

60——80年代初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研究中的实事求是精神还明显地表现在阐述马雅可夫斯基和其他作家的关系上。例如，过去在论述马雅可夫斯基与高尔基的关系时，评论界往往只强调他们的一致，而忽视他们的分歧。现在则承认，他们之间不仅有许多一致的地方，而且还存在着相当尖锐的矛盾^②。如果说，在马雅可夫斯基与高尔基的关系上，过去评论界有意无意地倾向于掩饰他们之间的分歧，那末，在马雅可夫斯基与勃洛克、叶赛宁等作家的关系上，则往往强调马雅可夫斯基的正确，其他诗人的错误。大家知道，马雅可夫斯基在长诗《好！》和《亚历山大·勃洛克死了》一文中，都曾写到在1917年十月武装起义的日子里，他和勃洛克的会晤，旨在表明勃洛克对十月革命的态度是动摇的。1976年，谢尔宾写道：“当代的研究者经过仔细研究勃洛克的诗、文章和日记，得出结论，诗人毫无保留地接受了革命，并不怜惜没落的世界。”^③他认为，马雅可夫斯基对勃洛克的态度是“令人遗憾的错误。”^④至于说，在马雅可夫斯基与同时代诗

① 冈察洛夫：《论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的进化》，见《语文科学》1980年第二期第16—21页。

② 参看彼尔卓夫：《两位艺术家：高尔基与马雅可夫斯基》，见《伟大年代的诗人和散文家》，俄文版，第12—13页，1974年；库兹明：《高尔基对他更亲近》见《马雅可夫斯基与当代》，俄文版，第42—49页，1977年。

③ 谢尔宾：《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研究》，第31页，基辅，1976年。

④ 谢尔宾：《马雅可夫斯基创作研究》，第31页，基辅，1976年。

人的关系上，普·拉科夫颇有感慨地指出，长期以来“人们把他和勃洛克、勃留索夫、杰米扬·别德内依、叶赛宁对立起来。”^①今天，苏联许多评论者认为，苏联诗歌史不只是一、二个伟大诗人创作的历史，而是许多诗人共同创作的历史。拉科夫声称：“把最大的苏联诗人与其同时代人割裂开来，不仅不符合苏联诗歌发展任务的要求，而且是与历史事实相抵触的。”^②

(2)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领域日益扩大。60——80年代初，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领域得到进一步扩大。以前评论界或多或少怯于接触马雅可夫斯基的爱情诗，它无形中成了一个“禁区”，即使偶而有人涉及，也只作一般社会思想分析，竭力避开爱情诗的矛盾和诗人的个性。58年出版的《关于马雅可夫斯基的新材料》发表了诗人的情书，B·彼尔卓夫对诗人的绝命书《给大家》作了诠释。这些为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爱情诗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现在很多人认识到爱情诗在马雅可夫斯基创作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反映出诗人的深刻矛盾和鲜明个性。1973年苏联才出版了鲁任娜的一本论述马雅可夫斯基爱情诗的专著。

40——50年代由于无冲突论的干扰，文艺界未能正视社会主义的矛盾。很自然，这也会在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方面有所反映。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实际上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热烈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另一方面无情揭露十月革命的敌人和鞭挞社会主义社会里种种丑恶现象。这两方面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过去对诗人歌颂性的作品论述较多，对他的揭露性的作品注意甚少，要谈也往往只涉及对敌人的讽刺，而不谈他对人民内部弊端的讽刺。随着苏联对社会主义社会认识的深化，评论界对讽刺艺术，对‘笑’在艺术

① 普·拉科夫：《马雅可夫斯基和二十年代的苏联诗歌》，俄文版，第5,7页，1976年。

② 同上。

中的作用表现出愈来愈浓厚的兴趣。因此，马雅可夫斯基的讽刺性诗作就成了人们竞相开垦的艺术领域。

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有过坎坷的经历。虽然以前出版过一些评论和专著。但由于剧作几次上演都不算成功，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未能获得评论界应有的重视。现在人们对马雅可夫斯基戏剧的社会价值和美学意义有了新的认识。尤·斯米尔诺夫—涅斯威茨基指出这一重大的变化：“很多读者大概还记得，曾经有人谈起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把它当作我们戏剧过去的事情。不上演马雅可夫斯基的戏剧。后来，在50年代里诗人的戏剧显示出巨大的思想艺术力量。以前‘藏而不露’的戏剧家突然给舞台探索以强大的发展动力。今天，这位诗人和戏剧家的艺术独特性和不可重复性引起特别的兴趣。”^①

此外，这一时期对马雅可夫斯基思想艺术的进化、马雅可夫斯基与未来主义、诗人抒情主人公的形象、诗人的艺术特点等都加强了研究。

(3)对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方法逐步更新。与以前相比较，在研究马雅可夫斯基的方法上也有所变化，一是采用思想艺术综合分析，二是进行比较研究。

五十年代初出版的一些专著，包括一些文学史里论述马雅可夫斯基的章节，一般都是先评论作品的思想内容，后分析艺术特点。60——80年代初有关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著作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把思想分析和艺术分析结合起来。帕佩尔内的专著《马雅可夫斯基诗的形象》^②，维霍采夫主编的《苏联文学史》里有关马雅可夫斯基的专章都运用了思想艺术的综合分析。

由于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日趋把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结合起来，而且世界各国人民的科学文化交流也日益频繁，象马

① 尤·斯米尔诺夫—涅斯威茨基：《最不寻常的景象》，见《马雅可夫斯基和戏剧》俄文版，第7页，1975年。

② 兹·帕佩尔内：《马雅可夫斯基诗的形象》，莫斯科，1961年。

雅可夫斯基这样有广泛影响的作家，对他的创作进行比较研究愈来愈提到评论界的重要日程。60——80年代初常见的研究论著的题目是马雅可夫斯基与苏俄诗人（包括作家）的比较研究，如《马雅可夫斯基与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与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与杰米扬》、《马雅可夫斯基与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与赫列勃尼可夫》、《马雅可夫斯基与马尔丁诺夫》、《马雅可夫斯基与陀斯妥耶夫斯基》、《马雅可夫斯基与二十年代苏联诗歌》、《马雅可夫斯基与二十年代政论》、《马雅可夫斯基与传统》、《马雅可夫斯基与当代》等等。

这种比较研究从时间上看，可以纵贯古今，从空间上看，也不受地区和国别的局限，如《马雅可夫斯基在中国》、《译成斯洛伐克语言的马雅可夫斯基诗歌》、《马雅可夫斯基与米列夫》、《马雅可夫斯基与杰克·伦敦的长篇小说〈马丁·伊登〉》、《马雅可夫斯基与贝希尔》、《马雅可夫斯基与法兰西诗歌》等等，不一而足。

历年来，对马雅可夫斯基的评论浩如烟海，新的著作又层出不穷。以上列举，未免挂一漏万。但从中也不难窥见，苏联马雅可夫斯基的评论工作正朝着广阔和纵深两个方面发展。60——80年代初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突出了实事求是和民主化精神，突出了马雅可夫斯基诗学和艺术个性，力图把诗人放在苏联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背景上加以比较研究。不过这种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还仅仅是开始，大片未开垦或半开垦的土地正有待于苏联及各国马雅可夫斯基的研究者，评论者共同努力，开拓耕耘。相信经过不断探索、不断攀登，必将结出更加丰满的硕果。